2020年八月，我在報紙上看到一篇講述失智的文章，這篇文章把失智症的情況歸類得很好，於是我照著這樣的分類，整理了媽媽失智的現象：

一、記憶力減退到影響生活

重複發問、重複購物。立即忘記剛作的事。忘記關燈、開燈。忘記喝水、刷牙。

※過少喝水，媽媽的血壓會就增高

二、計畫事情或解決問題有困難

不會安排時間，僅偶爾看報，時間不長。呆滯坐著、睡覺睡一整天。

三、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

無法處理帳務。不會分辨衣服是否穿過，鞋子該穿哪雙。

乾淨的衣服又拿來洗、不乾淨的衣服收進櫃。

穿衣服馬馬虎虎，睡覺、外出同一套。

四、對時間、地點感到混淆

走路不會區分遠近。不知道幾月幾日、星期幾。方向感錯誤。

有時半夜起來，以為天亮了（鄰居開燈）。對溫度的感覺也不太對。

聽不到低頻的聲音（如下雨）。

五、理解視覺、影像和空間的關係有困難

遠和近的景物不太會分辨。

六、言語表達或書寫出現困難

原來會寫的字不會寫了。說話用詞簡單，反覆說。

如祈禱說「謝謝你賜給我們這麼美好的食物，讓我們吃了走天路」，說了又說。

七、東西擺放錯亂

砂糖放進冷凍櫃。

八、從職場或社交活動中退出

沉默寡言、被動、不會打發時間。

九、情緒和個性改變

好哭、以為自己沒錢、多愁、多慮。

十、其他

妄想，認為人偷她的東西。偶爾會排便來不及，弄髒褲子。

這張彙整的媽媽失智現象，讓來家訪的長照專員很欣賞，要求拍照。除了失智症以外，媽媽的體檢報告顯示她的身體是不錯的，沒有任何慢性病，比較讓人無奈的是貧血。母親有家族性的地中海貧血，我的阿姨也有同樣症狀，這使媽媽的長期貧血很難改善。

媽媽從 2017 年確診阿茲海默症後，每天必須服用半顆（5 毫克）的失智症藥物「愛憶欣」，直到她 2023 年一月病倒後暫停服用，後來恢復幾個月，後來她不想吃飯就停用了。媽

媽的失智一直停留在輕度，緩慢地接近中度，直到她安息主懷都屬輕度失智，失能等級第四級。我非常感謝神，媽媽的失智症沒有惡化很快，否則我必然無法肩負一個人照顧她的責任。另一方面，我感謝媽媽三十一歲才生我，因此媽媽九十多歲，我才六十多歲，還有力氣照顧。

2021年新冠肺炎的流行嚴重起來，「聖堂歌手」合唱團往年邀請歐洲歌手返台，與台灣歌手齊聚一堂的演唱活動停擺，然而指揮的呂弟兄請我為屏東萬金隱修院翻譯解析她們每日吟唱的日課經，這就成了我在新冠疫情期間的新工作。疫情過後，持續為他們翻譯解析巴赫的小管風琴曲集。

我周日講道的服事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有時候我去教會開直播，僅有少數同工來教會。我也在家開過講道直播，教會派人來協助；有的教會請我前一天去教會預先錄影。周六詩班的事奉，起初勉強持續，2021年五月十五日台北和新北的疫情進入三級警戒，詩班停止。七月起，詩班線上練習，九月二十五日詩班才回到懷恩堂練習。

由於新冠疫情和照顧媽媽，我家的「希伯來聖經教室」的課程有很多變動。2020年希伯來文法只有開了兩個後半段課程的B班，讓上完A班的同學可以完成課程。2021年文法課正常開班，但是五到七月因疫情停課，課程進度順延。2022年疫情緩和，又正常開班，但2023年一月三日媽媽病倒，被迫停課。希伯來文讀經班在2020年和2021年沒有開班，2022年二月上到四月底就停課了。中文研經這個十多年的長期課程在2014年完成所有舊約書卷後停課，2021年有同學想學，再次開課創世記，但是疫情干擾，五月改為同步線上授課，這個課程到2022年四月完成後就沒有再開班。來上課的同學們很體恤我看顧媽媽的情況，對課程的變動毫無怨言，我很感謝他們。直到2025年三月錄製好教學影片才恢復授課。

2021年一月疫情嚴重之前，我在日照看到推廣「預立醫療決定」的海報，失智症患者與一名照顧者免費，我覺得有必要簽署這個決定。二月一日媽媽在和平醫院神經內科看診時，我向劉醫生提出要求。劉醫生正好是這個簽署的推動人，他知道我哥哥已經同意我們簽署，就很積極幫助我們。由於媽媽是失智症患者，必須經過評估，看她的智能是否可以作此決定。二月九日護理師的評估媽媽過關，接著是舊曆年假。二月十八日下午，媽媽和我，以及我的指導教授黃老師和她的先生關老師都到了和平醫院，他們兩位是自費來簽署，每個簽署者要有兩位保證人，除了一位家屬作保證人外，我們正好彼此作保。黃老師當媽媽和我的保證人，我也替兩位老師作保證人。

「預立醫療決定」的簽署很慎重，劉醫生花了半小時說明，然後每一個簽署者都有一位護理師或社工陪著，他們把決定書的項目一條一條說明清楚，讓簽署者確實明白，作決定選擇哪一項。有五個大項目：一、末期病人；二、不可逆轉之昏迷；三、永久植物人狀態；四、極重度失智；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疾病或情形。每個大項目又分

「維持生命治療」和「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兩欄。每欄有四個選項，第一個選項是「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或「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我們都很乾脆地選擇了第一個選項。

生命走到終點，身體狀況不可預期，「預立醫療決定」的簽署非常重要。媽媽於 2024 年二月十七日在家中斷氣，還好媽媽曾經簽署這份決定，使前來作行政勘驗的醫生明白，我沒有把病危的媽媽送醫急救是媽媽生前自己決定的。驗屍的醫生詳細看了媽媽的簽署，立刻開立死亡證明書。誰也沒有料到，當時為我們作保證人的黃老師，年紀大我八歲，隔了幾年就有了失智現象。

2021 年農曆新年，媽媽在我這裡過年。我特別感受到媽媽在哪裡，那裡就是家。省了回台南，我請了幾個朋友正月初一來吃飯，大家同歡。假期中有親戚朋友來探望媽媽，我也帶媽媽去郊外遊玩，或去探望朋友。通常媽媽不用去日照的日子，我們就這樣度過，來訪的人常會問媽媽「妳知道我是誰？」媽媽不管是否知道，都很高興地表示她知道、她記得。媽媽就是這樣的個性，同意別人，給人喜歡聽到的答案，讓人高興。

五月十七日起，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增加，日照停課。我想辦法讓媽媽在家有事可做，我製作一些課程，有日文、摺紙、丟球、著色畫、遊戲等等。我也常用電腦與媽媽觀看「萬物有光」的短片，介紹動物或各地風土人情。每天我還帶著媽媽作身體活動和健口操。我們清早一起去河濱公園走走，到河濱要走過詔安街跨堤天橋，約有四層樓高，對媽媽越來越不容易。五月有一天她回家後感覺頭昏，可能輕微中暑。六月四日她回到家竟然突然暈倒，從坐著的椅子仆倒在地，我急忙按壓她手心的穴道，她很快醒來，真嚇人阿！照顧長輩還得有豐富的醫學常識，我實在不足。自此，我就比較少帶媽媽去河濱公園，就在附近的巷子走走。以前居住的網溪里興建了電梯，唉！我們已經搬到螢雪里。我問里長可否申請興建電梯，他說「有一個人反對！」

政府鼓勵人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六月十五日媽媽打了 AZ(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 疫苗，後來我接獲從前瑞士同工黃姐妹傳來關於疫苗的負面報導，我開始與她談論，並觀看更多相關的訊息。我發現媽媽的手臂和腿上出現血斑，令人對疫苗起疑。此時，哥哥也告知疫苗的負面信息，於是我不再讓媽媽打疫苗，我自己也不打疫苗。不打疫苗，對生活帶來少許不便，有的地方不能去。天氣好的日子，我們就去道路平緩的山林或海邊走走，媽媽很喜歡到戶外活動，一起郊遊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

摔倒，是長輩很難避免的事件。媽媽在台北，除了在公車上摔一次，其餘的摔倒都在家裡。浴室和床邊，是最常發生的兩個地點。我在床邊鋪設軟墊，浴室改用比較穩的木製小板凳給媽媽坐，所有的尖銳桌角都用泡泡棉包住。我和媽媽睡上下鋪，媽媽有時會撞到頭，我也用泡泡棉包裹住床緣。儘管如此，摔倒還是偶爾發生，感謝神，媽媽的骨質還算堅硬，沒有一次摔出問題，但是破皮和瘀血就難免了。

七月二十六日，日照又開始上課，媽媽去上學，我也輕鬆很多。十二月一日我外出辦事，走出郵局，看到重慶南路排滿消防車，濃黑的煙柱升起，天阿！我家的位置！我飛奔回家，奔上樓時，樓上鄰居倉皇下樓（他們是被要求疏散），房子背後對面的樓燒了，從臥房的窗戶看到對面公寓三樓旺盛的熊熊大火！很快聽到急促的叫門，一位消防人員說他要從我的房間指揮滅火，因為從我這裡能最清楚地看到火！他用對講機呼叫打火弟兄們如何拉水線，等到大水開轟，他立即關我的窗戶，但是他關錯了邊，有窗鎖卡著，留了一個縫隙！大水轟進來，他連聲道歉，要幫忙擦水，我怎麼好讓他擦水呢！火滅了，玻璃窗外側被洗得乾乾淨淨！人走後，棉被濕了，我想開冷氣除濕，怎麼出來的是熱風。哦！原來我這台冷氣機有暖氣！十一月我才投保了火災地震險，我們後面的公寓離我們很近，還好火沒有燒過來，災難可能隨時降臨，感謝主保守！

我聞到媽媽的褲子有尿味就給她更換，媽媽經常弄濕褲子。有時是上廁所時，內褲脫得不夠下來，尿到內褲。有時候是她坐馬桶坐得太前面，尿從坐墊和馬桶邊緣流出來。因此，只要媽媽去廁所，我就立即跟著盯著她，要求她。她的內褲、睡褲、外褲經常必須更換，沒有洗衣機，我洗得很辛苦！媽媽已經有漏尿的現象，不願意穿紙尿褲。九月十五日，我心生一計，自己穿了一天紙尿褲。媽媽從日照回來，我就像模特兒一樣向她展現紙尿褲的舒適服貼，就像穿布的內褲一樣，當天晚上媽媽就願意改穿紙尿褲。紙尿褲雖然可承載幾次尿，但媽媽想尿還是會去上廁所，不願尿在紙尿褲，但是紙尿褲可以承載漏尿。紙尿褲種類和規格不同，換了兩種，還是買日本進口紅袋子的「來復易」XL尺寸，媽媽感覺最舒服。

十二月九日我的舅媽離世，舅媽中風多年臥床，媽媽和我從前去探望她很多次。2015年媽媽的大妹離世，媽媽的哥哥（我的舅舅）在2017年離世，現在舅媽也走了。媽媽還有兩個妹妹長年居住美國，她在台灣沒有兄妹了。每年媽媽必須接受智能測驗和心理測驗，媽媽對於「妳有幾個女兒？」這個問題，年年答錯。有一年她說「兩個。」過了一年她說「三個。」還告訴人「女兒姓江。」我知道，她常把我想成是她的妹妹，但她看到我，卻又很清楚知道「這是我女兒！」媽媽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都知道我是她的女兒！媽媽從來不會答錯有關「兒子」的問題，「兒子」是她記憶深刻的最愛，這是我必須理解和諒解的，神幫著我克服這個屬靈的功課。

照顧長輩，有體力上的事情和心理上的調整，後者往往更難，混雜著從小到大被父母和哥哥輕看的回憶，伴隨著過去的不快湧上心頭。感謝上帝，讓我有這三年八個月與媽媽日夜相處的日子，神讓我看著媽媽，也看著自己。每個人和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多形成的「因」，和造成的「果」，我一定要靠著聖靈改變，得到在靈裡的自由，脫離「因果」的咒詛，享受主給我的喜樂和平安。

2022年，一月三十一日就是農曆除夕。我開車載媽媽去陽明山平等里買豆腐乳，這家「陽

明溪豆腐乳」我們都喜歡吃。媽媽每次吃的時候，就說「這是山上買回來的！」她儘管失智，但有些事情從來不會忘記。當天，媽媽很「勇健」地走到絹絲瀑布，來回將近兩公里山路，九五高齡的媽媽真行！二二八放假，我們去大佳河濱公園，兩人租了一台協力車騎了一段路，我立即拍照，誇耀媽媽的健康情況很好。真沒想到一個老人的身體，說垮就垮！作家簡嫻寫說：小孩子成長是一階一階上，老人衰老是一層一層垮！

五月二日媽媽在日照的同學確診新冠肺炎，停課三個星期，不過媽媽沒有被匡列在隔離名單，我們還可以外出遊玩。七月媽媽腳趾甲得到甲溝炎，我帶她去萬大路皮膚科就診，醫生說她不能穿那麼緊的鞋子，我臨時去附近市場買雙拖鞋讓她穿去上學。當天下午我騎機車到許多鞋店找合適的鞋，很幸運地買到一雙美國製的紅布鞋，這雙紅鞋子成了媽媽的最愛，一直穿到最後一天出門。

八月七日媽媽跟我去榮美教會，我為了省錢，停車在距離較遠的田徑場停車場。聚會時間很長，又在地下二樓，通風不良。結束後，我們走去停車場。媽媽越走越吃力，剛乘上去停車場的電梯，媽媽就昏倒了。我勉強把媽媽搬上車，媽媽開始口吐唾沫，我即刻請管理員叫救護車，管理員要我把車開出場。我上到平地，等不到救護車，原來他們在停車場的入口處，雙方隔很遠，中間也不通。我立即通知取消救護車，火速開到台安醫院急診。媽媽醒了，但是不停嘔吐，連血都吐出來。醫生做了一連串檢查，說沒問題，可能是體弱和中暑！媽媽休息一段時間就跟我回家了。星期一，媽媽請假在家休息。我跟教會姐妹在電話裡禱告，我大哭一場，抱抱媽媽，鼓勵她。星期二媽媽就可以回日照上課了。感謝上帝！

九月二日星期五我喉嚨痛，隔天快篩陽性！我的新冠肺炎症狀輕微，喉嚨痛和咳嗽，沒有發燒，我去耳鼻喉科拿了三天藥。媽媽和我必須一起隔離在家，九月四日夜裡，媽媽起床摔倒，沒撞到頭，但是嘔吐！唉！我只能禱告！九月六日，透過視訊看診和哥哥極力建議，我溜去中醫診所拿「清冠一號」，醫生囑咐我不要進診所，她出來把藥給我。人人誇讚的名藥，對我毫無益處。九月八日星期四晚上，我胸悶疼痛，煮好晚餐交代媽媽吃飯，就開車去和平醫院急診。我請醫生快點，家中還有老媽媽！醫生果真很快，一個小時檢查結束，身體沒問題，拿了一大堆藥。趕忙回到家，媽媽呢？我嚇得大叫媽媽！原來她爬到曬衣服的窗台上看著外面，等我回來！媽媽不斷為我禱告，晚飯也沒吃！

「清冠一號」使我不停腹瀉，天天都非常疲倦，還要煮三餐飯，照顧母親。我怕傳染給媽媽，就不停地用酒精消毒。我二十四小時戴著口罩，只有在夜裡蒙著棉被脫下來喘一口氣，再戴上。每個夜晚，我從內心不斷呼求主耶穌：「耶穌救我！」我的身體和心靈都備受煎熬，沒有援助！沒有雞蛋了，能煮的東西越來越少！

九月十日星期六，我意識到「清冠一號」不能再吃，暫停吃藥。教會一個畢姐妹說能帶東西來，感謝主！我請她給媽媽帶媽媽最愛的鰻魚飯，媽媽跟著我隔離太辛苦了！畢姐

妹帶來許多吃的和新鮮青菜，放在家門口，就離開了。我到處講道，身為外請講員，跟每個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沒有密切的關係，跟自己的榮美教會的人也疏遠了。我感謝在危難時候，對我們伸出援手的人，也期許自己可以盡力幫助別人。

九月十一日我解除隔離，但快篩是弱陽性，講道繼續請假。九月十二日星期一，我體力極為衰弱，叫了計程車，直奔松山瑞宏中醫診所。陳醫生聽我吃了「清冠一號」，嘆氣說：「又來一個，你的體質不能吃清冠一號，你本來病得很輕，現在吃出一堆比原來的病更麻煩的問題。」我開始吃陳醫生的藥，病情立即好轉。九月十四日星期三，媽媽和我快篩都是陰性，媽媽又能去上學，我可以去市場買東西。我吃了一個月陳醫生的中藥，完全康復。感謝主耶穌拯救我們，我好了，媽媽沒被感染！

十月七日星期五夜裡，媽媽整夜不停地起床排尿，但是紙尿褲也是溼的。八日早上我帶媽媽去書田泌尿科診所，蔡醫生沒照掛號順序，很快給媽媽看診，驗尿。醫生看來很有經驗，他說媽媽尿道發炎，但不確定是通常的發炎，還是失智造成的。醫生給媽媽開了很溫和的藥。媽媽服了藥，睡個午覺就好了，我們竟然下午還去了詩班練習。媽媽擦屁股的習慣是由肛門往尿道擦，這樣的方向容易造成尿道感染，但她很難改變，我想是她的手臂無法往後伸到屁股。後來媽媽排便，我就藉由免治馬桶的水，用手替媽媽洗屁股。

媽媽排便不順，藥房建議我買了「纖順利」，在媽媽無法排便的時候給她吃。十月十日星期一晚上，媽媽坐在馬桶上，她其實有排便，但她說沒有。我給她吃了「纖順利」，災難發生！媽媽整夜不停地要排便，每隔十五到二十分鐘就下床。這樣到了清晨，媽媽體力耗盡，路走不動，褲子脫不動，好在早上六點多止住了便意。我也非常疲乏，不斷求主拯救我們。我給媽媽請假，讓她休息。隔天，十月十二日，繼續請假，下午媽媽體力好些，我帶她去同安中醫診所。劉醫生我們母女非常關懷，除了看診開藥，都會安慰鼓勵我，從她身上，我感受到溫暖的支持，真感謝有她。哥哥個人研究中醫，會出主意給媽媽開藥補充，我不放心，就諮詢劉醫生，醫生同意，我才給媽媽服用，如補腎的右歸丸、補體力的補中益氣湯，還有朋友贈送的龜鹿二仙丸。

媽媽除了這些偶發的疾病，整體情況還是不錯的！十一月兩位居住在美國的阿姨相繼返台，媽媽有妹妹相伴出遊，好高興喔！藉著帶阿姨去宜蘭治療手腕，我們還找了幾樣在地美食去吃，甚至去三星吃卜肉！兩位阿姨都對我們很好，帶來很多禮物，還給媽媽很豐厚的紅包。我很感謝阿姨的愛護！十一月三十日我帶媽媽參加華山文創的失智症活動，現場玩轉印貼紙、七巧板拼圖，聽視障者唱歌。

2023年元月一日、二日，媽媽大都在家睡覺。一月三日星期二清早我送媽媽去日照，媽媽走動遲緩僵硬，我以為是因為媽媽睡了兩天，缺少活動。當天黃昏，我去日照接媽媽，老師就說媽媽情況不對，我原想直接載媽媽去急診，但媽媽堅持要回家。我們到了家門口，媽媽癱坐在地，無法上樓。二樓鄰居邱先生看到，把媽媽搬扶到三樓門口，他有急

事就走了。我覺得不對，我就算把媽媽拖進屋子也不是辦法，於是徵得媽媽同意叫救護車來，急救的人問我：「送台大還是和平？」我說「和平。」一來，媽媽都在和平看診，二來，怕台大人太多。

這次和平醫院的急診是慘痛的經驗（唉！是否該送台大？）護士替媽媽抽血就抽不出來，血液過於黏稠（媽媽可能整天沒喝水），必須從腹股溝抽動脈的血，我還急電哥哥同意。接著，漫長地等待，緩慢的檢查…晚上十點多醫生說：「沒問題，可以回家了！」我剛預備要走，醫生又要我再買三小瓶點滴要打，每瓶需要半小時！好不容易，十一點五十分打完了，可回家了吧！醫生又說要驗尿！我生氣了，對醫生說：「我們下午五點多到這裡，現在快十二點了，折騰七小時，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了，何況是九十六歲的老人？」醫生才放行，給媽媽預約了一月九日神經內科的門診，讓我們回家。凌晨回到家，我使盡力氣，媽媽也配合，總算爬上三樓！一週後的門診，劉醫生看急診的驗血報告，才說媽媽嚴重缺血，必定有內出血！急診的醫生說沒問題？他是在混嗎？還是認為老人不需要治療了？也許抽去的血根本沒在當時化驗？

元月四日起媽媽開始在家療養，暫停去日照中心，我也停下詩班的事奉。我申請居家服務員星期日來陪伴媽媽，讓我能去講道，但是元月二十一日就是除夕了，他們人手不足，無法派人來。媽媽年邁又體弱，我的朋友也不敢來，擔心媽媽突然有狀況。我知道著急也沒用，不斷禱告！媽媽的小妹（我的小阿姨）突然打電話來問：「維瑩，妳星期日不是都要去教會講道嗎？媽媽誰顧？」阿姨返台停留較長，是為了動腳拇指外翻的手術，她成了我及時的救援。一月八日、十五日和二十九日我三次去講道，都是阿姨來陪伴媽媽，甚至她在手術後還來協助。看著阿姨手術後包著傷口的大腳，搭公車下來，緩緩步行前來，我實在衷心感謝，求主賜福她！二月起，開始有居家服務員每星期日來四小時，我能夠外出講道，感謝政府的長照資源。

元月九日我代替媽媽去神經內科回診，劉醫生建議我帶媽媽住院，輸血，並作胃鏡和大腸鏡檢查，但是我覺得住院和檢查對年邁的媽媽太辛苦了，醫生覺得也是，就開了補血的藥給媽媽。媽媽的糞便是黑的，她到底是哪裡出血呢？一月十二日我交講道稿給一位牧師，她知道了媽媽的問題，教我按壓媽媽的腳底板，判斷媽媽是大腸癌還是胃出血。很快就確認媽媽是胃出血！

哥哥和我合力救治媽媽，用中藥治療，配合補品，補血、補營養、改善胃黏膜，我天天打秋葵給媽媽喝。媽媽的情況時好時壞，糞便仍是黑色，還是有內出血。許多人都來看媽媽，關心我們，提供建議。農曆年，除夕夜，媽媽只有吃了一點烏魚子。年初二，兄嫂和姪兒都來了，媽媽一起吃了一點點。

一月三十日哥哥的朋友蔡藥師判斷媽媽是治不好了，怎麼辦呢？我突然瞥見桌上的雲南白藥，試試看吧！這是止血名藥。媽媽才吃了一天四次雲南白藥，竟然胃口好很多，但

我擔心拿捏不準雲南白藥的份量，隔天沒再給媽媽吃。二月一日媽媽的好友劉姐妹來，她說雲南白藥裡面的「保險子」可治療各種出血，我立即給媽媽服下。二月二日，媽媽早上就開始吃東西了。早上除了喝補體素，又吃蛋炒飯。中午吃豆腐燉肉。下午吃花生湯，也吃了花生。晚上吃便當加鰻魚，也喝完補體素。媽媽舌頭的顏色也沒那麼白，也不黃了，糞便的顏色也正常了。

媽媽的病逐漸康復了，但是媽媽除了胃出血，最大的問題是快速老化。二月二十日，我通知中正老服媽媽不能再去上課了。三月十一日，我從自助洗衣店回來，媽媽竟然自己下樓出門，站在公寓大門外面，說她進不來！媽媽開始常常想外出，我出門，她就想溜出去，晚上睡覺，她也想開門出去。我白天外出提心吊膽，晚上跟她擠一個床，以免她跑出去。三月二十日晚上，我跟媽媽睡到四點多，想天快亮了，就回到上鋪睡。六點醒來，媽媽出去了！我慌忙下樓，她站在公寓大門外敲門，喊叫我開門！當天我就請鎖匠換了門鎖，必須有鑰匙才能從屋裡開門。

媽媽常要「回家」，我就帶媽媽外出，在附近走一走，或搭車繞一繞，讓她感覺有「回家」，她就好好跟我回家了。有一次，媽坐上車，發號施令「去成功路！」（她童年的家）我就載她到關渡生態公園。我們去植物園、碧潭、外雙溪、烏來等地，我最喜歡帶媽媽去碧潭，風景優美，如廁方便，停車容易。媽媽病情嚴重的時候，美容院的老闆夫婦來家裡替媽媽剪髮，現在媽媽又能自己去美容院了，她若體力不濟，我就帶她去郵局坐一下，或用助行車推她回家。

五月，母親節隔天，小蕭的女兒開車載她從桃園八德來看我們。我十九歲在士林夜市認識的小蕭，她艱辛地走過大半的人生路，如今四個女兒都大學畢業，都在上班了。當天來的是二女兒 Abby，從事編輯、文字、企劃，她很親地撫摸媽媽的手臂，並探問我的健康情況。Abby 過去多年都幫著小蕭照顧行動不便的蕭媽媽，背負蕭媽媽上下樓梯，如廁擦身，她對長輩的關愛讓我感動。Abby 拿出一台專業的照相機，為媽媽拍了兩張照片，正面和微側面。七月媽媽回日照，必須再次體檢，需要照片，就用上了。沒想到 2024 年二月，媽媽周六晚上離世，周一早上申請參加聯合喪禮要有兩張兩吋照片，正好也有了。這張美麗的照片也在媽媽的安息禮拜中放大為遺像，媽媽穿著深藍色的背心，灰白的短髮整齊地服貼在頭上，她溫柔地，淺淺地笑著。感謝神奇妙地預備！

四、五月間，我的心理狀況越來越糟糕，非常負面。清早看到媽媽，心裡就嘀咕：「這個人怎麼不會死！」有時候，我甚至想帶著媽媽一起自殺！我知道自己不對了，中醫師也警告我有憂鬱症的傾向，要想辦法改善。我買了一些書來看：張曼娟的《自成一派》和《我輩中人》、楊月娥的《不逃跑的陪伴》。我看到楊月娥參加合唱團，我想自己應該返回唱詩班。我跟居家服務員商量，請她把星期一、三、五，每天來兩小時的時數，改成星期六來六小時，讓我可回去詩班。居服員周六來可加薪，居服公司一聽我有憂鬱症的傾向，也立即配合。六月十日我就返回詩班，當天還獻詩〈兩手空空〉。主阿！感謝

你從憂鬱的低谷把我拉上來！

媽媽的心理狀況也不好，總是說自己會死，但她又很不願意死。媽媽甚至不敢睡覺，害怕睡了就死了。她經常半夜起床坐在客廳，我發現了就勸她去睡。媽媽終日愁眉苦臉，我追問她，她才說要看到她的孫子考大學。這孩子是媽媽最疼愛的，明年（2024）一月考大學。六月二十三日媽媽說她當天會升天，我時時注意她的情況，看她好好的。後來，她幾次說自己要離世了，但都沒發生。六月二十七日，哥哥來，談論媽媽財產的事情。為避免日後糾紛，我二十九日寫一封信給哥哥，講清楚媽媽遺產的分配，以及媽媽後事的辦理方式，我也把信讀給媽媽聽，媽媽都同意後寄出。

媽媽逐漸吞嚥困難，她也不愛說話，造成喉嚨附近的肌肉硬化。七月十七日，我開始把飯菜打成泥，讓媽媽可以吞嚥。起先我用果汁機，不久阿肥送我們一台豆漿機，十一月初，趁百貨公司周年慶我去買一台更強力的機器。

九月七日我送月曆去中正老服，帶媽媽同往。主任鼓勵媽媽再回去日照上課，每星期去星期二、四兩個半天。早上十一點去，活動一下就吃午餐，然後睡午覺。兩點起來，上課到三點，我就去接。中餐打成泥的飯食，由我在家作好，送媽媽去的時候帶去。好喔！我立即安排媽媽七月十二日體檢，十九日拿報告送去中正老服，七月二十一日媽媽就回去上學啦！感謝中正老服的全體服務人員，他們給了媽媽愉快的時光，也幫了我大忙。這次媽媽去日照到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二十八日媽媽體力衰落，請假，後來就無法再去日照。2024年元月四日我替媽媽辦手續，再次離開中正老服。

十月了！我是1958年十月出生，到2023年滿六十五歲，跨進了「老人」的門檻。十月四日，我去區公所辦了敬老卡，趕上了十月十二日在里民服務處領重陽節的敬老金1500元！搭乘全省的公共交通工具半價優待，在台北市還有480點可以搭乘捷運和公車，對我而言這些點數是用不完的。健保費十月起由台北市社會局補助，我免繳了。勞保局那裡，我發現二十一歲開始在貿易公司工作的前三年，幾個雇主都沒有給我辦理勞保。我的勞保年資少了三年多，只能與國民年金合併計算，才能按月領取生活費。原來，第一個替我辦理勞保的雇主，竟然是過去給我薪水不多的小器老闆！我也感謝輔仁大學，在我擔任兼任助理教授的時期替我辦理勞健保，否則我月領的金額必定會減少很多。

十月二十五日我跟媽媽去動物園，這是我們最後一次郊遊。中午時分，媽媽體力不濟，頭暈嘔吐，我們立即就回家了。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我載媽媽去板橋耶誕城，但是沒讓媽媽下車，只有繞一圈看看，媽媽已經沒有體力觀光遊覽了。

十二月十六日在懷恩堂有周六聖誕聖樂崇拜。感謝神極大的恩典，我們詩班順利唱完。崇拜結束，我很感動，向神懺悔早上罵媽媽是飯桶，求主饒恕我！我真希望主耶穌誕生在我心裡，重生我，我要溫和地對待媽媽。我趕著在八點前回家，讓居服員高小姐可以

下班。所有的居服員中，高小姐協助我們最久，她很用心地陪伴媽媽，我很感謝她。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六，媽媽體力極度虛弱，開始不想吃東西，每餐作給她的飯，吃一兩口就不要再吃了。

跨年了！2024年元月一日哥哥才能買到高鐵票來看媽媽，媽媽見到兒子很高興，又開始吃飯，吃了四餐。隔天下午六點我買便當回來，發現媽媽劇烈嘔吐，滿臉、滿身、滿床都是嘔吐物。媽媽不再吃東西！元月四日我從日照拿回媽媽物品，付清費用。元月六日清早五點多，媽媽除去被子，一直發抖，抖得很大，胃裡和喉嚨發出響聲，我連忙叫哥哥從旅館來。媽媽一度脈搏很快，又很弱，呼吸也微弱，我們以為媽媽要走了，過一陣子媽媽趨於穩定。我詩班服事再次暫停，擔心居服員害怕媽媽離世，也停止長照服務。

這樣瀕臨死亡的現象之後天天發生，或白天或晚上，媽媽突然就像死了，過一陣子又恢復。有時候媽媽精神特別好，會起床走動，或突然說很多奇怪的話。她指著一處說：「這是個日本人，還有日本國旗！」又說：「看到很多基督徒。」「花瓶很漂亮！」「今天很多狗在那裡。」「外面是不是下雨？」「那是不是妳畫的？」「有人躲在那裡！」有時候，她一直催促我回家，叫我不再睡了！有一天夜裡，媽媽竟然在夢中歡欣鼓舞唱著日本歌！媽媽十多日沒吃，體力有時異常好，走到門口要我開門，我不開門她就大聲罵我，或是哭泣，我覺得納悶，好像她裡面有另一個人？！

元月十八日晚上媽媽看我在喝牛奶，她說也想喝。我給她喝補體素，此後她天天喝補體素，有時也喝蘋果和胡蘿蔔汁。元月二十二日，媽媽日夜思念的孫子來看她了！媽媽終於見到孫子，但她沒有笑容，可能太虛弱了。她一直問姪兒同樣的話：「你怎麼這麼早就跑來？」當天中午我簡單弄些吃的，下午我送他們離開。媽媽沒等到姪兒放榜就回天家了。這孩子考上了第一志願成大電機，媽媽在天之靈應該很滿意了。

元月六日起的一個半月，媽媽常會突然出現死了的樣子，眼睛上吊，全身癱軟，有時候躺在地上，有時癱在椅子上。這樣瀕死的樣子我看多了，從驚嚇變得無感。媽媽天天瀕死，天天活著！她體力日衰，我照顧更累！我的日記經常出現向神哀號的話語！

媽媽主要靠補體素維生，元月二十八日夜裡，媽媽起床排便多次，既拉不出來，屁股又擦不乾淨，每擦都有糞便。耗到清早，情況依舊，媽媽坐馬桶，從六點到十點，她肚子痛又拉不出來！十一點、十二點，一次次不斷想排便，但排不出來。正好朋友管姐要下午來看媽媽，我請她買浣腸來。四點用了浣腸，排出一些，得以暫歇。晚上七點，媽媽又開始不停想要排便，她拒絕再用浣腸，每隔一小時或一個多小時就要坐馬桶。這樣子耗了三天，三十日下午好多了，既然喝了補體素排不出來，媽媽就說不再喝了。

媽媽有時無力，有時有力，天天好像會死，就是活著！又過了一個農曆新年。二月十六日劉姐妹來看媽媽，她親切地摟抱媽媽，兩人合照。媽媽極為虛弱，但是仍然認得她。

與媽媽同在台南府前浸信會的她真是疼愛媽媽，也成了最後一位來探望媽媽的朋友！二月十七日早上，哥哥打電話告訴我，嫂嫂認為媽媽的靈看了姪兒後就離開了，現在在她裡面的是邪靈。我認為媽媽的靈仍然在她身上，但她可能被外靈附身，阻擋她回天家。媽媽頭腦很清楚，我直接問媽媽，媽媽竟然點頭承認有別的靈在她裡面，阻擋她去神那裡。我嚇一跳，想不出一個合適的人可以請來為媽媽趕鬼，決定自己為媽媽禱告。我請求外靈離開，讓媽媽去天家，也讓我休息；若牠們不走，我就要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命令牠們離開。我又擺放了耶穌像和十字架在臥房桌上。

中午我問媽媽，媽媽搖頭表示沒有其他的靈在她裡面了！她點頭表示今天神如果來接她，她可以回到神那裡去了。我還跟媽媽說，妳去上帝那裡，不要太晚去，我明天還要講道。媽媽跟我點頭答應。我睡了午覺到三點，擔心離開的外靈又回來，我在媽媽耳邊不斷重複講「哈利路亞！耶穌是主！安息主懷！以馬內利！」然後，我勸媽媽認罪悔改，預備見主。我也向媽媽承諾，哥哥若有需要，我能力許可，就會幫助他，媽媽可放心離去。五點了，我出去買便當，五點半回到家，看媽媽好好地躺在床上。

六點左右，我吃完便當，發現媽媽跪在地上，人靠在桌前的板凳上，面朝耶穌像。我以為媽媽又摔倒了，立即扶她轉身，看見她剛斷氣，眼睛和嘴巴還微微開著，尿液都流出來了！我親吻媽媽，告訴她，我會好好作一個傳道人。我為她全身擦拭乾淨，換上乾淨衣服，開始辦理後續的事宜。警察和行政相驗的醫生相繼來到，接著我通知殯儀館來載運大體。來了一男一女，兩人身手矯捷，那位男士把媽媽扛在背上，一溜煙就下樓了。那位小姐開輛大車，媽媽上車後，那男士騎機車離開，我與媽媽跟小姐坐大車去殯儀館，到了新建大樓的 B2。我填寫了資料，他們在媽媽的右手繫上號碼。我目送媽媽被推進去，我大聲說：「媽媽，不要害怕！」晚上九點五十分，我離開殯儀館，涼風吹來，感覺很輕鬆。媽媽果真按著我的期待離開，沒有影響我明天的講道！相驗的醫生也說，亡者通常都會照著家屬的期望，在合適的時間離世。

感謝神的恩典，二月十九日我去殯儀館申請參加聯合奠祭，殯儀館的電腦竟然故障，主管出來向大家說明的時候，我得以有機會見到主管，請求她幫忙，她善良地應允會協助我。媽媽趕上參加二十二日的市政府為天主教徒和基督徒辦的聯合喪禮，花葬陽明山臻善園，一切安排都是媽媽生前同意的，也讓來參加禮拜的兄嫂和表哥、表姊很滿意。

在最辛苦的照顧階段，神安慰我「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很感謝神讓我陪伴媽媽走完最後一段路！三年八個月又二十天的日子讓我體認生命的無常和短暫，加深我們母女的感情，也使我更多知道自己的缺點，求主幫助我改變。

如此坦白，只願上帝得著榮耀。

請勿追查文中提及的人和事件，以免別人受到傷害，謝謝您的體恤。